

# 曾宇謙 & 陳武康 「士兵」與「魔鬼」的對話

早前，香港小交響樂團（小交）再次與舞蹈家伍宇烈（Yuri）合作，帶來《士兵的故事》升級版之《小城大兵的故事》。音樂會請來小提琴新星曾宇謙擔任獨奏，陳武康、劉傑仁、陳敏兒與傅川光留四位舞者重新演繹士兵與魔鬼之間的靈魂交易。

同樣來自台灣的曾宇謙與陳武康在舞台上首次相遇，台下一起大啖香港街頭美食，交換小提琴家與舞蹈家的創作密碼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 
圖：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



陳武康（左）與曾宇謙 香港小交提供



陳武康（左）與傅川光

## 閒暇時，做做菜

曾宇謙和陳武康，都對吃情有獨鍾。訪問時兩人大口大口地吞下菠蘿油，一邊還討論着之前吃的火鍋與舊街上的小館子。閒暇時，兩人都喜歡做與小提琴和舞蹈無關的事情，做菜就是最好的選擇，於是就有了下面的對話。

曾：「如果有一兩個禮拜閒暇，我會想要去做做菜。」

陳：「我的媽，為什麼做菜需要兩個禮拜？」

曾：「如果只有一個禮拜，之後就有音樂會的話，就要練習、準備，我就不想去買菜。煮飯是很浪費時間的，光買和煮可能就要兩個小時，吃只是二十分鐘，然後洗碗又要半個小時。我要能夠放鬆，有時間可以浪費的時候才能去幹。」

陳：「我要有兩到三天空下來才會想做飯，主要是要善後，比如吃不完什麼的。」

曾：「而且我不喜歡食物的味道在手上，也會弄到琴上。而且我很討厭收東西，有時可能吃完兩天才收。」

陳：「我的媽呀！我的絕招是邊做邊收，菜上桌時廚房也是整齊的。」

（記者忍不住插嘴：作為小提琴家，做菜時會特別保護手指嗎？）

曾：（認真想了想）「對，如果不小心弄到手，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復原。」

陳：「對，所以你要兩個禮拜。」

……

這麼認真的討論，為什麼讓人覺得有種莫名的「萌」感呢？

史達拉汶斯基的《士兵的故事》靈感來自俄羅斯的民間故事《逃兵與惡魔》，講述歸鄉途中的士兵受到誘惑，用自己心愛的小提琴與魔鬼交易，有些類似《浮士德》的故事。小交的整場音樂會圍繞小提琴與魔鬼的緣分這一主題展開，上半場樂隊與曾宇謙合奏巴赫的《夏康舞曲》與柴可夫斯基的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，展現小提琴的魔力與獨奏者的出色才華；下半場才上演《士兵的故事》，陳武康、劉傑仁、陳敏兒與傅川光留四位舞者與小編制的樂團一起，將士兵與魔鬼的鬥鬥娓娓道來。

在本來的設計中，曾宇謙在下半場將登台與舞者們互動。青春洋溢又有才華的他，帶着那把1732年的「卡斯特巴羅-塔里希奧」瓜爾奈利名琴，不正好與故事中的年輕士兵遙相對望？可惜的是，當天他身體抱恙，最終未能在下半場中登場，也就與扮演魔鬼與說書人的陳武康在台上錯身而過。演出結束後，兩人終於又有機會坐在一起，吃着「邪惡」的菠蘿油，聊聊小提琴家和舞者的二三事。

## 小提琴新星

來自台灣的曾宇謙是炙手可熱的小提琴新星，2015年，剛滿20歲的他摘取了第15屆國際柴可夫斯基大賽亞軍（冠軍從缺），又在新加坡國際小提琴比賽中奪得冠軍。他5歲開始學琴，認為無論是小提琴還是跳舞，最重要的是「自己的感覺，爸媽對你的支持，以及他們並不強迫你往那個方向去」。回憶自己學琴的過程，曾宇謙覺得很自然，沒有過於嚴厲的壓迫或是勉強；而年紀輕輕的他思維嚴整有邏輯，言談之間更展露出一種十分自覺的自律（除了不顧卡路里地追求美食外）。

這次演奏的兩首曲子，《夏康舞曲》選自巴赫的《D小調第二小提琴組曲》，表達了作曲家對於心愛妻子離世的強烈情緒；柴可夫斯基的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則有着一波三折的創作過程，其中的華彩段落令人印象深刻。曾宇謙說，這兩首曲子對於小提琴演奏者來說都並不陌生，是比賽時被選用的常見曲目，但兩首曲子的色彩很不一樣。「《夏康舞曲》是所有巴

赫的無伴奏小提琴曲中最常被單獨拿出來演奏的，基本上是每個小提琴家必備的曲目。這首曲子在教堂演奏的話效果會非常好，可是在普通音樂廳演奏時，就需要稍微更羅曼蒂克一些詮釋。柴可夫斯基的一首我個人覺得有浪漫又古典的味道，這首協奏曲本身不算是非常高難度的曲子，但因為它很長，難的是要怎麼把曲子的鋪陳做得很好。加上在第三樂章的時候有幾次反覆，你要怎麼處理才不會讓人覺得每次都一樣？要自己去設計。所以難在對於這個曲子的理解和看法，技術上則不算小提琴曲子中最難的幾首。」

這次在拉奏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時，剛完成第一樂章，曾宇謙的手指卻受傷流血，之後忍着痛完成了演出。問起他這個意外，他看了眼陳武康，笑着說：「就有點像舞者的腳趾頭受傷後仍然要表演那樣吧。」

## 異類般的「芭蕾舞男」

聽到曾宇謙的話，陳武康露出類似「我懂的」的微妙表情，的確，對舞者來說，受傷大概是家常便飯。學習芭蕾舞多年的他「跳壞了脊椎和膝蓋」，這些年開始摸索太極拳，學習和自己的身體好好相處，磨掉了動作棱角的同時，也發現關於舞蹈的另外一片天地。

在《士兵的故事》中，他扮演說書人與魔鬼，像讀長詩般背出詞句的同時，還要串聯起整個演出，更要在台上換裝。「很忙，哈哈。話真的有點多，一開始很排斥，聲音、拍子、動作，怎麼都配不在一起，弄了很久才覺得是合的。一開始Yuri說讓我先把詞背好，怎麼可能啊，誰要給你背啊，一開始都抓不到拍子。」

出來的效果很有趣，比起之前演出版本中毛俊輝所扮演的魔鬼，這個魔鬼更忙碌，更狡詐，也更令人迷惑——舞者身影交錯，到底誰是魔鬼？

陳武康說，並不想在之前演出的版本中尋找靈感，「不是很想看別人怎麼跳，他之前找的舞者都非常有能力，比如黃磊、白井剛、邢亮，身體能力都是很好的。我不一樣。」

有什麼不一樣？他「國中」才開始正兒八經地學舞，身上沒有「童子功」，就算在同齡人中，也是如異類般的「芭蕾舞男」。

「那時我11歲，我們學校老師說：要麼就打架，要麼就讓他去學跳舞。」從小太愛動的他就這樣被媽媽送進了芭蕾舞教室，結果一學，雖然只是看似枯燥的芭蕾舞把式，他卻驚訝：「我的媽，怎麼那麼好玩！一輩子沒有那麼專心過！」小時候他也學鋼琴，只是每天練習都很折騰，「到底要彈多久啊？」更要獎勵利誘才能甘心練習，學舞後卻完全倒過來，「媽媽要說：如果你成績掉下來，我就不讓你學舞。」

進了芭蕾舞教室，他是唯一的男生，沒有「眾星拱月」備受關懷之餘，還成為班上女生「欺負」的對象。「經常帶的便當被藏起來，下課十分鐘回來，會發現課桌椅全都不在了。」有一天還發現，自己的丁字褲（芭蕾舞舞者專用內衣）被釘在黑板上。直到有一天……「我和B段班的人很好，就是那些壞學生。有一次他們來找我，我們班女生全部衝到門口：『你想幹嘛？你要找我們陳武康幹嘛？』」他這才發覺：「她們可能喜歡我哦，只是『國中生』，不知道怎麼去表達。」

一年後，他轉到男校，但繼續學舞蹈，又成為班上的「唯一」。那時男生們會約着去打架，教訓別班的人，「打架約禮拜天，我說，禮拜天不行，我要跳芭蕾舞。他們都叫起來。」可以想像一幫男生額頭上的「黑線」。作為唯一一個學舞蹈的男生，他也忍不住和同學介紹舞蹈，結果惹得媽媽們打電話來教訓，「不要再向我們小孩子灌輸這樣的想法。」那個時候，對一般家庭來說，男生跳舞還是很「不健康」的。

陳武康卻一直跳，2001年跳到紐約加入艾略特·費爾德成立的 Ballet Tech 舞團，後被升為獨舞員。2005年，他又和友人聯合創立了全男班的巔舞劇團，作品《速度》獲得2007年台新藝術獎首獎，2013年的《兩男關係》又奪得德國庫爾特尤思編舞大獎冠軍及最受觀眾歡迎獎。

現在的他，覺得舞蹈有很多種，舞台上有很多可能。一邊跳一邊背台詞再加上換衣服，有何不可呢？

敢觀舞台 文：梁偉詩  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 香港藝術節 2016 回顧

第四十四屆香港藝術節剛於上上周曲終人散。適逢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，除了英國皇家莎士比亞的歷史長河劇《亨利四世上》、《亨利四世下》、《亨利五世》，以及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穿越版《馬克白》(Macbeth)。其中同樣由經典化身劇場的，還有《簡愛》。

《簡愛》(Jane Eyre)改編自英國才女夏洛蒂勃朗特寫於十九世紀的同名小說，講述孤女Jane 流離成長的一生，藉此突顯十九世紀英國女性的種種生存困境，最後並以女性自強、愛情大團圓作結。由於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的空間限制，要處理《簡愛》這個相對恢宏的故事，便得用上種種巧妙的劇場技法。劇場版《簡愛》工整精準，在「說故事」過程中，舞台上搭建的高台，每每是「規訓之地」，如醫院、學校等等；現實生活的情節如幹粗活，則在地面發生，使得社會規訓與原生態，有着類近於「上下隔床」的並時呈現。每次Jane 遷移如寄宿或離校的就業，均程式化地讓全劇演員在舞台中央，陪同Jane「原地跑步」，意味着她的穿州過省。

劇場版《簡愛》的第一幕Jane 出生的場景中，醫護人員接生時高呼“she is a girl”，眾人抱着一團淺灰色布，象徵Jane 的呱呱墮地；淺灰色布張揚開來，套在女演員身上便是Jane 出場後的第一件衣服。Jane 所演繹的女性成長主軸，從第一場伊始，所有衣服皆是由別人輪流替她套上；直至畢業成年後，她才親自穿上衣服，有着女主人格的自我意識的成長。結局末段，歷盡艱辛的Jane 再與愛人在一起，結



《人之安魂曲》© Rundfunkchor Berlin / Matthias Heyde

婚生女。劇場版《簡愛》大膽改動了原著中Jane 生男孩的情節，改為生女孩。不但讓高喊she is a girl的場景貫穿首尾、遙相呼應，亦在預示着女性命運的循環(抑或有所逆轉)，饒有深意。

至於本屆香港藝術節最大的驚喜，更是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的德國柏林電台合唱團(Rundfunkchor Berlin)的《人之安魂曲》。沒有宗教信仰、吃粵語流行曲奶水長大的我，理應對聖詩類的音樂表演形式相當無感，卻從沒想過人聲合唱團的展演，竟然可以是這樣的。

甫進入香港大學陸佑堂，舞台階梯上已有一個長方形、鋪上白米的聖槽或祭壇，禮堂舞台上也備着幾具籐籐。觀眾進場前老早便安排脫去鞋子，場內並無觀眾席，大家隨意走動或席地而坐。正在好奇東張西望之際，幾十位「聲音演員」就在我們身旁遊走，穿着亦跟觀眾無異。第一首樂曲《哀憫的人有福了》美聲一唱便如同天籟，四五十位歌者便如人肉環迴立體聲，隨時在身前身後前呼後應，偶然四目交接，刺激又溫暖。第二首樂曲《因為凡

有血氣的，盡都如草》，女高音由其他團員抬到聖槽/祭壇上躺着。「沉睡」中，團員圍繞着女高音肉身繼續高唱，部分歌者更走上舞台邊繼續唱下去，所謂和諧美好，由聽覺、視覺這些感官啟動了想像力，突然「天堂仙境般的畫面」用聲音樂構起來了！

「沉睡」的女高音在第五首樂曲中翩然離去，彷彿超越肉身的性靈飛升。第六首樂曲《在這裡我們本沒有常存的城》，男中音高唱後，舞台赫然出現一群合唱團小朋友，童音唱着聖頌，新的生命生生不息。中後段合唱團團員合力搬動鋼琴，觀眾便坐在團員鋪上的白布上，並接過團員遞上的墊子，觀眾便如野餐般把視線從舞台轉向禮堂中心，圍坐鋼琴周圍。合唱團團員依舊穿梭於地面，忽左忽右、後發先至，全在倏忽之間。最後全場燈滅，萬籟俱寂，完全歸零，想像無限。謝幕時，觀眾夾道鼓掌歡送團員。謝幕後，我們又與合唱團團員一同離場，走在地鐵通道上，整件事非常「人」，觀眾所見的都是「溫暖的臉龐」，表演者與觀眾的區隔彷彿已然不存在。

整個《人之安魂曲》的觀賞經驗所重拾的「人」的感覺，已超越過往所有正襟危坐的表演藝術。然而，《人之安魂曲》的表演性、劇場化依然是非常強烈且經過精心設置的。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邊界不斷在流動，或是台上下，或是中心邊緣，或是十面埋伏點點滴滴散落四周。與其說《人之安魂曲》是一場人聲合唱團的表演，倒不如說是一次流動音樂劇場，成就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靈悸動。

## 簡訊

# 紀念湯顯祖逝世400周年 系列活動將「湯學」推向世界

香港文匯報訊【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導】距今400多年前，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，英國的莎士比亞在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裡，中國的湯顯祖在《牡丹亭》中，都發出了詠唱易逝的感歎。巧合的是這兩位戲劇大師均逝於1616年。為紀念兩位大師，2016年，全球範圍內的紀念演出及活動可謂遍地開花。中英兩國將分別迎來兩位大師逝世400周年的紀念活動季，中方將在中英美等不同國家舉辦三大系列紀念活動。

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在倫敦金禧城市政廳發表重要演講時，談到了莎翁對他青年時代的影響，並提議2016年中英兩國可以共同紀念這兩位文學巨匠，以此推動兩國人民交流、加深相互理解。

有專家提出，「莎學」興盛，「湯學」也可以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地位。但是，推動莎翁與湯公的對話，需要政府及各界力量參與其間。基於此，湯顯祖故鄉江西撫州22日在北京宣佈，今年將在國內以及英國、西班牙、美國舉辦或參加系列活動。其中，海外的紀念活動將集中在4月舉行。

據江西省副省長殷美根介紹，重點活動將包括：在莎士比亞故鄉英國斯特拉福德鎮，表演探茶戲《牡丹亭》片段以及舞獅、手搖獅等撫州民間藝術；創作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雕塑分別放在兩人故居；在美國舉辦美國硅谷各界紀念湯顯祖研討會，籌建美國硅谷湯顯祖



紀念湯顯祖逝世400周年發佈會北京舉行。江鑫嫻攝

紀念館。同時，2016年也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。因此，江西省將在西班牙，同阿爾卡拉市簽訂友好城市協議。

在內地，鄉音版《臨川四夢》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等地排演，而在江西撫州，將舉辦拜謁湯顯祖墓、大型民俗踩街、湯顯祖紀念館新館開館、湯顯祖逝世400周年國際高峰論壇、第三屆中國（撫州）湯顯祖藝術節、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成立等活動，並在全國發行湯顯祖逝世400周年紀念幣和紀念郵票。

另據江西省文化廳廳長池紅介紹，江西省將在第六屆江西藝術節暨第十屆「玉茗花」戲劇節中設立「湯顯祖戲劇獎」，並全面實施「湯顯祖——江西戲曲傳承振興工程」，推出戲曲劇目創作扶持計劃、戲曲人才培養新星計劃、戲曲演藝惠民計劃、戲曲傳承保護薪傳計劃、戲曲宣傳推廣普及計劃等五大項。



《臨川四夢》。本報北京傳真